

# 莲花生

丁怜◎著



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萧若薇，斗转文风，倾力尝试新古典言情风格，赚取书迷眼泪无数，本息莲心清洁质，却无端坠入情海茫茫，为他习武，为他挥戈，为他逼母就死，暮然回首，浩浩尘世，却再无承载她二人的天地，多情枉顾莲花生。

# 莲花生

丁怜◎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莲花生 / 丁怜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9.3

(凤鸣九霄. 第2辑)

ISBN 978-7-229-00362-3

I. 莲… II. 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206045 号

~ “凤鸣九霄” 第 2 辑 ~

### 莲花生

LIANHUASHENG

丁 怜 著

---

出 版 人: 罗小卫  
丛书策划: 李 子  
文字编辑: 李 子  
美术编辑: 慕 蓓  
责任校对: 何建云  
装帧设计: 安宁书装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现代彩色书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[fxchu@cqph.com](mailto:fxchu@cqph.com) 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开本: 720mm×1 000mm 1/16 印张: 19 字数: 392 千

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0362-3

定价: 26.80 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 目录

楔子	◎1
一 人生若只如初见	◎4
二 前尘往事不可追	◎12
三 曜宫岁月	◎25
四 端午	◎34
五 缘起	◎42
六 粽子和游戏	◎49
七 二灵	◎57
八 夜雨中的少年	◎65
九 萤火之森	◎77
十 凤归	◎86
十一 甄英考核	◎95
十二 药瘾	◎106
十三 茶花剑法	◎118
十四 天牢一日游	◎127
十五 谷神祭	◎137
十六 夺火	◎151
十七 釜底抽薪	◎160

# 目录

十八 逆转	◎172
十九 遇刺	◎183
二十 崖底奇遇	◎192
二十一 暴露	◎207
二十二 替身	◎219
特别篇 玉蝴蝶	◎228
二十三 胡昊联姻	◎259
二十四 凤军	◎268
二十五 醉风雅	◎285

## 楔

## 子

“你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一把扇子。上好白玉镂成的扇骨，蒙饰以薄如蝉翼的水云纱。  
扇尾还垂着一块血红玛瑙的流苏吊饰，平添了几许含蓄的风流。

此时这把扇子却合着，轻轻地贴在我的下颌上。

微一用力，就对上了一双深不可测的潋滟瞳仁。

“公子，”一旁的奴隶贩子干笑着伺候着，“呵呵，公子，这孩子……是个哑奴，不会说话。不如您看看另外的，我们这儿还有上好的……”

“掌嘴。”流光一激，笑意仍在，却不复温暖，惊得奴隶贩子讪讪地自掌了几个嘴巴。

“会写字吗？”眸光转向我时，瞬时温和了许多。我点点头，捡起脚边的一段树枝，在沙土地上画拉了几笔。

“丁……怜？”在那双墨玉般的瞳仁里，我看清了自己澄澈而坦然的像，“这是你的名字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怜……你也叫怜……”他起身，甩给人贩子一锭足斤的银两，另一只手却牵住我脏脏的手。  
他的手腕瘦削，突出的一点腕骨分明，手掌却煦暖有力。

“公子，公子……”人贩子还不甘心地尾随着，“这么多伶俐警醒的奴隶，何必挑选这么一个哑巴的小奴？”

“呵。”月白冷袖一拂，将身后之人阻绝，“我看，世上众人倒不如这个小哑奴知晓得清明。”

我叫丁怜。

自我七岁随主子回莲宫以后，就一直随侍于主子身侧，照顾主子的饮食起居。

主子是个奇特的人。在数百个身披枷锁的奴隶中，他一眼选中了蓬头垢面、不能言语的我，从此彻底改写了我的命运。

他从来不把我看成小孩。对待我以及其他侍从，他的口吻总是有商有量的。这种奇异的待人态度为他赢得了世人的尊重。

他们都叫他，公子莲。

主子大部分时间并不呆在莲宫。他有许多政务需要处理，同时他还常常带兵征战。他不在时，整个空洞的莲宫就像是一片浩瀚而静谧的海域，那些亭台楼榭静默的影子就是海底摇曳的水草，而那些雕梁画栋就是水域里饲养的庞大海兽。

每次主子回来时，莲宫都要热闹好一阵。

许多达官贵人、夫人淑女都要登门拜候，长长的旌旗车骑围满了莲宫。莲宫的仆从们也难得一见地忙碌起来。

这也是我最开心的时候。

那些饶舌的小姐夫人总是给平日里死寂的莲宫带来外界的生气。我喜欢躲在长长的听风廊第三根柱子后面，听那些女人用花样繁复的修辞和尖利的嗓音，赞美主子绝世的风貌，无双的荣宠，以及她们亲近他的渴望。

等流言飞语喂饱了我小小的好奇心，湖上一壶上好的西湖龙井和几笼点心，穿过听风廊，右转走到园林尽头，就会看到一袭白衣的主子，正倚在莲池的栏杆旁。

主子好像特别喜欢莲花这种植物。

宫内没有人知道为什么，却绝不是因为世间文人所传颂的“出淤泥而不染”一说。因为众多莲花里，他独爱红莲。

这种红色，如血如霞，炽烈中横生缠绵，远非妖娆一词所能形容。

每当盛夏，主子的莲池里开遍的都是这种红莲，毫无杂色。极目远望，袅袅婷婷，随着暗风此起彼伏，好像一池的幽水都为这烈焰般的花朵所点燃。

这种莲花，我也曾在主子的肩头看见。

主子只让我伺候他沐浴。

主子的身子修长优美,无论是肩颈的线条,还是四肢的形状,无一不清瘦雅致。因为长年的征战,主子的皮肤并不是坊间推崇的象牙白,而是微微带着蜂蜜色;腰背还有几处受伤后缝合的疤痕。可是这丝毫不能影响主子的美。

主子仿佛是一块玉石,通透到了极致,纵然是杂质也无法构成瑕疵。

“主子,你真的太美了。”

看着我溢于言表的赞美之色,主子有点好笑:“这不是你第一次伺候我沐浴了吧?”

“主子的美,无论多少次都让人惊艳。”

“美……你真的这样觉得吗?”

看着我一时的怔愣,主子微微扯开一抹淡笑,漾出西湖龙井般淡淡的清香与苦涩。

“世间最美丽不可方物的东西,往往都写满最不可饶恕的罪孽。正如……这副躯体……”

说这话时,主子正轻轻地抚摩着自己左边锁骨边那朵灼灼的红莲。那红莲栩栩如生,在主子清淡而多情的指尖,仿佛正欲怒放。

那样轻柔的手势,仿佛一句迷恋而黯然神伤的情语,很多年后,还留在我的记忆间。



一  
人生若只如初见

央月，正如它的名字，是这大昊万里无云的苍穹正中央一轮皓然明月，首善之都，四方来朝。出了央月城，沿西北驿道二十多里，就进入了苍苍蔚蔚的云岭山脉。

方圆数千里的云岭山脉分前岭、中岭、后岭，是整个大昊地势最高之处。

静谧葱茏的山林，掩映着处处嶙峋的赤红宫墙，不时还可以看见一队队身着银甲的宫禁卫士巡逻而过。

明黄的琉璃瓦檐下，悬挂着雕饰有上古神兽的石风铃。四月起风的季节，云岭上所有的石风铃就会在同一时刻响起，层峦叠嶂间，盘旋回响着仿若流水般淙淙冷冷的石风铃声，整整三月不绝。

最初先皇兴建赤城时，曾经遭到朝中众多大臣的强烈反对。

只因为云岭地势高绝，耗费大量人力物力，绝非易事；其次，一旦有敌军进入央月，包围云岭，放火烧山，则赤城定难以保全。

然而，经过五十六年的大兴土木，赤城终于在树木繁茂的云岭上矗立起来。五步一楼，十步一阁，大大小小数以千计的宫殿，依着高低起伏的地势，在广袤的云岭上延展。

为了堵住群臣的嘴，除了花费十年开挖的一水护城，宫墙全是用从极北的群玉山上开凿出来的血玉砌成。这种玉通体红透，触之遍手生凉。不但可以御火，还使整个赤城无论冬夏都凉爽如秋。

可惜先皇尚未进驻赤城，就不幸驾崩。

没有人能猜到先皇修建赤城的原因。正如没有人能看得懂，十多年前站在云岭最高峰上远眺

的先皇眼中的天下。

她就是在这样的赤城中出生，成长。

从她记事起，记忆里就是高高的红墙和不分四季开放的凌霄花。赤城里遍地都是不分时令开放的奇花异草，永远不乏面目相似、人面桃花的宫娥，这总轻易让人忘记了冬夏流转，年光飞逝。

而她的世界，就是赤城小小一隅的凉宫。

她不知道赤城外的世界。她甚至不熟悉凉宫外的赤城。

她曾经问过母亲，为什么她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和其他的兄弟姐妹，为什么凉宫里总是这样幽绝，特别是夜凉如水的时候，她甚至能听见那些寂寞的宫女泪水滴落在玉阶上的声音。

每当她问起这些少不更事的问题时，母亲总是轻轻皱起她淡淡的蛾眉，浅浅地叹了一口气。

眼见着一年年，那些叹息在母亲脸上长出细细纠缠的脉络；渐渐地，她也就不问了。

然而，对于高墙外那角清澈碧空的向往却从来没有死去，反而随着年岁的渐长，那种渴望逐渐强烈，如同春草一般疯长在她小小心灵里每一个角落。

总有一天。她想。总有一天，我会飞出那高高的宫墙。

那一年冬天，赤城下了一场大雪。

这固然在赤城是少见的。可是因这稀罕的瑞雪，许多宫人们都纷纷走出深静的宫殿，走入茫茫的天地，欣喜地赏玩着这新奇的雪景。

昊凌帝此时就站在弦歌台上，沉吟地看着纷扬的大雪。偶有几片雪片斜掠进来，轻盈地洒落在凌帝曳地的幽亮黑发上；落在他仍旧如少年般无瑕的容颜上；落在他落拓而优雅的艳红色宫袍上。

“赵喜！赵喜！”凌帝突然不耐烦地大声叫唤起来。

“诶诶！”听到凌帝的叫唤，老太监赵喜手足并用地奔上高台，“主子叫奴才呢？”

“见鬼！”凌帝烦躁地踢了赵喜一脚，“死奴才，不在旁边伺候着，跑到哪儿摸鱼去了？”完全忘记片刻前是谁发话，“朕要一个人呆着，有多远死多远去。”

“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”赵喜仍旧嘻嘻地陪着笑。

“朕乏了。”凌帝百无聊赖地靠在栏杆上，官袍稍微松开的领口，露出秀丽的两痕锁骨，“你看看现在有什么乐子找。”

伺候了凌帝十三年，赵喜深谙他喜怒无常、沉迷享乐的性子。斟酌了片刻：“主子看……着人表演冰嬉可好？”

凌帝挑了挑眉，示意他继续说下去。

“冰嬉是老奴故里冬天的耍子。让人穿了特制的木屐，在结冰的湖面上滑动，表演各种杂耍。只是……”赵喜犹豫了，“赤城里气候常年如春，此时虽然下雪了，但是明月湖上的冰层还不够厚……”

“这样才好！”凌帝终于笑了，兴致勃勃像顽劣的少年，让人全然看不出他早已二十三岁，“不然还有什么乐子？”

于是，一场“别开生面”的冰嬉开始了。

当二十个擅长冰嬉的小伙子站在明月湖面上时，他们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做“如履薄冰”。这样的厚度，承载成年男子的体重都成问题，更何况要耍出什么高难度动作。他们都小心翼翼地站着，动都不敢动。

赵喜颤巍巍地走到湖边，扯开公鸭嗓：“奉皇上旨意，尔等二十人分为两队，每队十人，献演冰嬉。每人手执木叉，击破冰面，将对方击落湖水中。全灭对方的一队获胜！”

人群大哗，面面相觑：“击落湖水中？纵然赤城天气和暖，可毕竟是结冰的时辰，明月湖的湖水少说也深达百尺，落下去的人还能活命么？”

看凌帝一袭火狐裘袍，施施然坐在铺满狐皮的龙椅上，绝不像是救起落水人的样子。

这时，那二十人才知道今天表演的根本不是冰嬉，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困兽之斗吧了。

赵喜咳了一声，震住了惶惶然的人群：“皇上还发话了，赢的队伍赏！赏赐是——”他顿了顿，“——黄金万两！”

一时人群再度大哗。黄金万两？这可是他们这些平民辛勤劳作十辈子都不可能得到的财富啊！顿时有艺高胆大之人跃跃欲试。

“不过——”一直带着玩味笑容的凌帝突兀地发话了，沉沉如锦缎般的声音刺破了寒风的呼啸，清晰地传入了兴奋的人群耳中，“这两万黄金可是由队伍剩下的人平分的。”

人群互相打量着，暗自揣摩着皇上话里的意味。

一声哨响，惊心动魄的夺命冰嬉开始了。

凌帝撑着下颌，微笑着，不动声色地看着眼前自己亲手导演的惨剧。对于他而言，人性、道德与礼义廉耻都是遥不可及的传说。在他眼里，只有自己想做的事，自己想走的路。而在这条孤独而荣耀的帝王之路上，再多的千里血流、再多的百万伏尸，都只是为了排遣心里那一小角的寂寞与空虚。

而当一根木叉飞速地向他逼近，随着一声暴吼“我杀了你这暴君”时，凌帝仍旧气定神闲，面不改色。

这千钧一发的关头，明月湖边的树丛里却传来由远及近的喊叫：

“小姐！小姐——快回来——”

随着这声喊叫，一个小小的人影从树丛里斜滑而出，扬起树丛上细密的雪尘。人影速度奇快，到了湖面上，更是收刹不住，直直往冰层脆薄的湖心冲去——

经过一场乱斗，冰面早已千疮百孔，眼见着这厢人影将落湖中，那厢木叉也向凌帝逼近，一时险象环生，赵喜这老太监早已呆愣在当场。

小小人影挣扎着，却无法减缓速度，只听得“扑通”一声巨响——人影竟然直直地撞向意图以木叉行刺的刺客，这一撞使双方都转了向：小小人影向湖边摔来，稳稳地停在了昊凌帝的脚边；然而刺客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刚刚的一撞让他直直摔向一个冰面破口，落入寒水中，挣扎了几下，再没有了人影。

只是短短的几个眨眼，事态却急转直下，几度跌宕，最终化险为夷，让人瞠目结舌。

凌帝好奇地打量着滚到他脚边的这团半天没有动静的白球。“死了吗？”想着，他用靴子轻轻地触了触那团白球。这一触不打紧，那团白球却动弹起来。

赵喜终于从刚刚一连串的意外中缓过劲来，此时扯开公鸭嗓大喊：“护驾！护驾！”

只见那团白球抖了抖，抖落一地雪尘，半晌，从白球中探出一双玻璃珠子般的黑色眸子，怯怯地，先是滴溜溜转了一圈，然后才停驻在眼前正盯着自己瞧的昊凌帝身上。

这小兽一般的动作，登时把凌帝逗乐了。他“呵”地轻笑出声。

这一笑，如同春风，笑得封冻百尺的湖面冰雪消融，笑得千树万树的梨花一夜怒放。

杨柳抽芽，河豚欲上。一湖春水起波纹，漫天柳花缠思绪。这一笑，撩人极矣，以这样一种刻骨铭心的力度栩栩绘入相思里，从此痛彻心肺，万劫不复。

凌帝屏退侍卫，问眼前仍旧呆呆的“小兽”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小兽”张张嘴，刚要回答。一个宫妇气喘吁吁地自树丛穿来：“小姐！可吓煞奴婢了！若你有个三长两短，回头娘娘还不知怎么整治奴婢呢！”

她抬头，见到昊凌帝，吓得双膝一软，“扑通”跪在地上。

凌帝及时地用眼神阻止了宫妇的行礼问安，让她退下了。

转头抱起“小兽”，这才发现是个极漂亮的女娃，一张粉雕玉砌的小脸还带着婴儿肥，殷红的小嘴，两弯略带英气的眉。最动人的，还是那流转的黑色瞳仁，灵气逼人的样子。

“你是哪个宫的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女娃呆呆地并不作答。

“难不成是傻子？”这样想着，凌帝不耐烦地皱起眉头。

“你好漂亮。”女娃突然说，音色并不明亮高亢，却润丽如锦，吐字也字正腔圆。

昊凌帝失笑。自他出生那天起，身边的人对于他的绝世美貌就奉承不断，听得他早已耳生厚茧。然而女娃笃定的语气，却让他确信她的真诚无疑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他又问。

“我没有名字。”

凌帝狐疑地皱眉：“那你多大了？”

“七岁。”

以七岁孩童而言，她太瘦小了。听刚刚那个宫妇提及“娘娘”，那么这孩子必然是他众多嫔妃诞下的公主之一了，奈何对于他亲生的这个孩子他却没有丝毫印象。听宫妇喊她“小姐”，她又说自己没有名字，那么必定是个还没有赐予封号的孩子，这在众多皇子女中是极少见的。

七年前出生，而又没有赐予封号……他仔细回想着，电光火石间忆起了什么。

“原来……是那个贱人……”

身处他温暖怀抱的女娃，对于他骤然间激发的戾气仍旧茫然不解。

他看着那双天真的眸子，突然笑了，只是那狠绝的笑容里再没有温度。

他突然找到一个好乐子，可以让他今后不再无聊困乏的乐子。

多年以后，她无数次回想起初相见的情景。有时候，她甚至有些嫉妒当时那个坦然而无畏的自己。她不敢肯定，如果当时的自己会知道日后经历的非人的痛苦，她还有勇气直视他的笑容吗？如果，当时她没有不顾奶娘的劝阻，在冰天雪地里跑出凉宫玩耍；如果，她没有不慎从明月湖的岸边失足跌下；如果，她没有和他相见……

所有如果，也不过是自寻烦恼。

这些自然是年少的她所不能预见的。

那日以后，她就再也没有见过奶娘。后来想起，她当然知道是他命人将奶娘神不知鬼不觉地处理了。所有可能妨碍他游戏趣味性的小石子都要一一清除。

每天她都要偷偷溜出凉宫赴约，一个让她欢欣雀跃的约。

“师傅——”

这是一座奇异的浮桥。

桥身是由数十块漂浮在水面上、一尺径长的轻质浅缘木盘组成的。盘与盘之间相隔丈把距离，没有任何绳索、桩栓固定。木盘边缘吊着大小不一的金铃。只要稍微碰触一下，就会发出清脆悦耳的铃声。

一条小小的白色人影站在岸边。稍一提气，足尖轻点，人一个纵身，便稳稳地停在了第一个木盘上。金铃没有响，木盘里也没有因为下沉而进水。人影又几个纵跃，向湖心更深处掠近。眼见

着目的地——湖心的老榕已经近在眼前，人影不禁顿挫了一下，似乎是有点得意地向岸边凉亭里正悠闲品茶的红色身影投去一眼。

就是这一眼的分神，金铃声大作，湖水涌入直直下沉的木盘中。人影扑腾了几下，仍旧无法避免地一头栽入了湖水中。

身着绯色绉纹水云锦宫衫的昊凌帝，仍旧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杯中茶。

茶是前些日子进贡的大红袍，这野生茶树生长在高达千仞的绝崖峭壁的山石缝间，常年云雾缭绕，雨露滋养。每年这个时候，茶农就会派训练有素的猴子绑着绳索，降到半山处采集新茶。纵然如此，由于此茶极其珍稀，每年所上贡的茶叶也不过足两而已。

直到杯中茶水见底，感到舌尖缓缓漾出的云水般渺渺的甘甜，凌帝才满意地眯起眼。

转头望去，湖水中扑腾的人已然悄无声息。

“这工夫，该沉底儿了吧。”凌帝缓缓放下茶杯，皱了皱眉，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，还是懒懒起身，足尖几个轻点——

一袭绯衣凌波过，恰似惊鸿翩翩来。凌帝眼尖地发现先前落水的地方还漂浮着一根白色丝绦，轻轻一拽，一个浑身湿透的白衣女孩随着丝绦“哗啦”脱离水面，稳稳地落到了岸边的草地上。

凌帝等待片刻，女孩仍旧蜷缩着躺在草地上，一动不动。

他不耐烦地走过去，抬脚踢了踢女孩，坏脾气地喊着：“快起来快起来！诈什么死！”

仿佛是听见凌帝的喊叫，女孩咳出几口水来，睫毛簌簌抖了抖，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就睁开了。

凌帝负手在她面前踱了几个来回。等她完全清醒，他停下来，冷然说：“金铃不响，木盘不沉，衣袖不湿水——”他停顿一下，扫视着浑身湿嗒嗒、发梢正滴着水的女孩，“你三样都犯了。自己知道怎么做了吧。”

听见凌帝这么说，女孩立刻恭敬地跪坐好，手掌摊平伸前，神态恭谨地说：“是！徒儿领罚——”

凌帝抬脚勾起草地上的一根拇指粗的榕树枝，眼也不眨地向女孩手上挥去。

只听见噼噼啪啪，三十声过后，那双白皙的小手布满了狰狞错落的血痕。女孩倒是坚强，整个过程里一声不吭。

这便是她与他的师徒之约。

每日除了学习剑术、骑射、轻功等武艺，这个学识渊博、举止优雅的神秘男子还会传授她琴、棋、书、画、礼仪以及各种经书典籍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时就是如此奇妙，尽管日日相对，她仍旧对于师傅的身份、名讳一概不知。

“喂……喂！”

一阵刺痛从鼻头传来。她猛然惊醒，男子正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，手中戒尺拍得啪啪直响。意识到自己刚刚做了什么，她赶忙恭敬地坐直，一双黑幽幽的大眼赧然地转着。

凌帝不悦地扫视了她一眼。这一天他穿着一件水纹天蚕丝白衬底，外套一件透薄红绡，长发高高束起。此时白皙容颜上薄薄的怒气衬得那双狭长的凤目更加流光溢彩，明丽有神。

“喂，你！”戒尺“啪”的拍在她面前的檀木桌上，惊得她和桌上笔砚同时一跳，“天下想要我亲传兵法的人不知几何！这是何等荣幸你晓得么？！你这兔崽子却给我瞌睡……”凌帝越说越怒，想他的几个儿子都没有这么高等的待遇，“啪”的又是一戒尺！

“师傅！息怒息怒！”她见师傅真的动怒了，忙好言安抚，“徒儿知错了！徒儿不该在师傅亲传兵法时打瞌睡！徒儿该死，望师傅恕罪！”

“哼！”

“好师傅，徒儿再也不敢了。”她笑嘻嘻地说，“不过说真的，师傅这几册兵书，我早已倒背如流了。”

这倒是真的。这女娃天生有过目不忘的本事，这点倒是比他其他的几个儿子要强。想到这儿，凌帝的表情总算缓和了一些。

她小心观察着师傅的神情，此时忙斟了一杯茶，送到师傅手中：“现在正是大伏天，师傅喝口茶，莫气坏了身子。”

凌帝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，不置可否地接过了茶杯。

确信师傅不再生自己的气后，她才大胆地说：“不过啊，徒儿倒以为此时呆坐书斋中枯读兵书，倒未必真的对行兵打仗有什么助益。师傅不是曾经说过吗，兵书是死的，兵法是活的。纵然此时徒儿将这些兵书读破了，终究也只是纸上谈兵。”

“哦？”凌帝挑眉，“照这么说，你还真的想成为一名驰骋沙场、统领三军的将领了？”

“统领三军徒儿不敢妄想。”她抬起头向书斋外那高绝的红色宫墙望去，脸上露出了向往的神色，“如果带兵打仗意味着有朝一日能走出这个赤城，亲自去看看这个天下，那么徒儿马革裹尸，万死不辞！”

凌帝默不作声。

书斋外是烟波浩渺的玉带河。此时随着暑气濡湿的湖风，吹落一片烦躁的蝉鸣。

相较于宫外的赤地千里，绿柳成荫的赤城里已是天上人间。许是暴风雨就快来临，天气稍稍显得有些闷热，临湖的水榭里也是一阵山雨欲来的气味。

“你……可是痛恨这囚笼一样的赤城？”良久，凌帝的薄唇里轻轻吐出这句话。

她呆愣了会儿。不等她回答，他却自顾自地说下去：“年轻时，我也曾有这种想法。这赤城，无非就是一个华丽的大墓冢，城里的人一个个都跟丧尸似的活着。啧，”他不禁蹙眉，“有时候想要是一把火把这儿给烧了，那就开心了。”说着，他仿佛想到什么有趣的事，径自哈哈大笑起来。

她怔怔地望着那张邪佞却肆无忌惮的笑容，心中有什么被轻轻触动。然而这又是一种极模糊的感觉，仿佛水中漾动的月容，镜中朦胧的花影，叫人捉摸不定。

在此之前，没人跟她说起过赤城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，不曾见过除了自己母亲以外的亲人，甚至，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。虽然年纪小，在多年的宫禁生活里，她却隐隐觉察到了自己和母亲在宫中的地位，因此不是自己该做的事绝不去做，不是自己该问的事绝不问。本来她可能就此终老在凉宫中，正如她的母亲和凉宫中其他宫女一样。

他却像是她偶然脱轨的人生里一段如梦似幻的际遇，他成了她的师傅，她成了他的徒儿，虽然迄今为止她都不知道他的身份。他教会她如此之多的东西，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她甚至觉得她的师傅是天上神人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却又若即若离，飘忽不定。

这天的对话，才仿佛让她第一次真正稍稍接近这个游离的灵魂，让她笃定地确信，他和她身上必定有某些东西是重合的。而这段对话，仿佛一枚微弱的火种深埋在她内心的土壤里，从此让她眼中本来云山雾罩的世界开始慢慢地，显露出它的原貌。

过了不知多久，她才意识到时辰已然晚了，再不回凉宫母亲就要起疑了。恋恋不舍地向师傅告别后，她欲走出书斋。

“等等。”他叫住了她，“老是‘喂喂’地叫你不方便。我给你起个名字，如何？”

她顿时喜上眉梢，扑通跪在地上：“请师傅赐名。”

他沉吟片刻：“莲生，你就叫莲生吧。”

看她欢天喜地地回去了，他向后倒卧在椅背上，喃喃地说：“……走出赤城吗？莲生，你会有这个机会的。”



## 二 前尘往事不可追

抬起头，天已经彻底暗了。

这样的认知让她更加惶急。苍穹下的赤城高高耸起，黑黢黢的宫殿轮廓像不祥凶兽的脊背。赤城的夜静谧得出奇，仿佛从哪里随时都会窜出几个魑魅魍魉来。

她迷失在那些面目相似的宫巷里。本就很少离开凉宫的她，此时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偌大的赤城里乱转。已经离和母亲约定的时辰过去很久了，她急得眼泪都要迸出来了。

箫声。

一缕箫声，若有若无，若隐若现地从宫闱某处传来。

夜风里，那箫声忽远忽近，明明灭灭，仔细聆听，才能勉强捕捉到数个凌乱的音符。是一曲《折杨柳》，那哀伤的韵脚，仿佛是离人清浅的呢喃，缠绵地低诉着“别后应是良辰好景虚设”。她不由自主地循着箫声而去，待得更近，却听得那箫声里多了一缕杀伐之气，仿佛是刀刃相击，火花四射，黑云压城，金鳞向日，角声漫天，霜重霞紫，听得她不由得精神一振，脚步更快。眼前骤然开阔，闪出一片疏落的竹林，竹林里透出隐隐的几盏宫灯。她欣喜地靠近，此时箫声却突然一转，变得婉转悠远，深沉凄怆，仿佛是一场血战过后，疲倦的将士在月色中互相依靠着休憩，急情春风杨柳信，一夜边关梨花白。

至此，她已经彻底地沉醉于那箫声中，脚边不觉动了动，碰出沙沙的声响。

箫声戛然而止，唯留余音绕梁。

“谁？”暗中有人沉声问道。